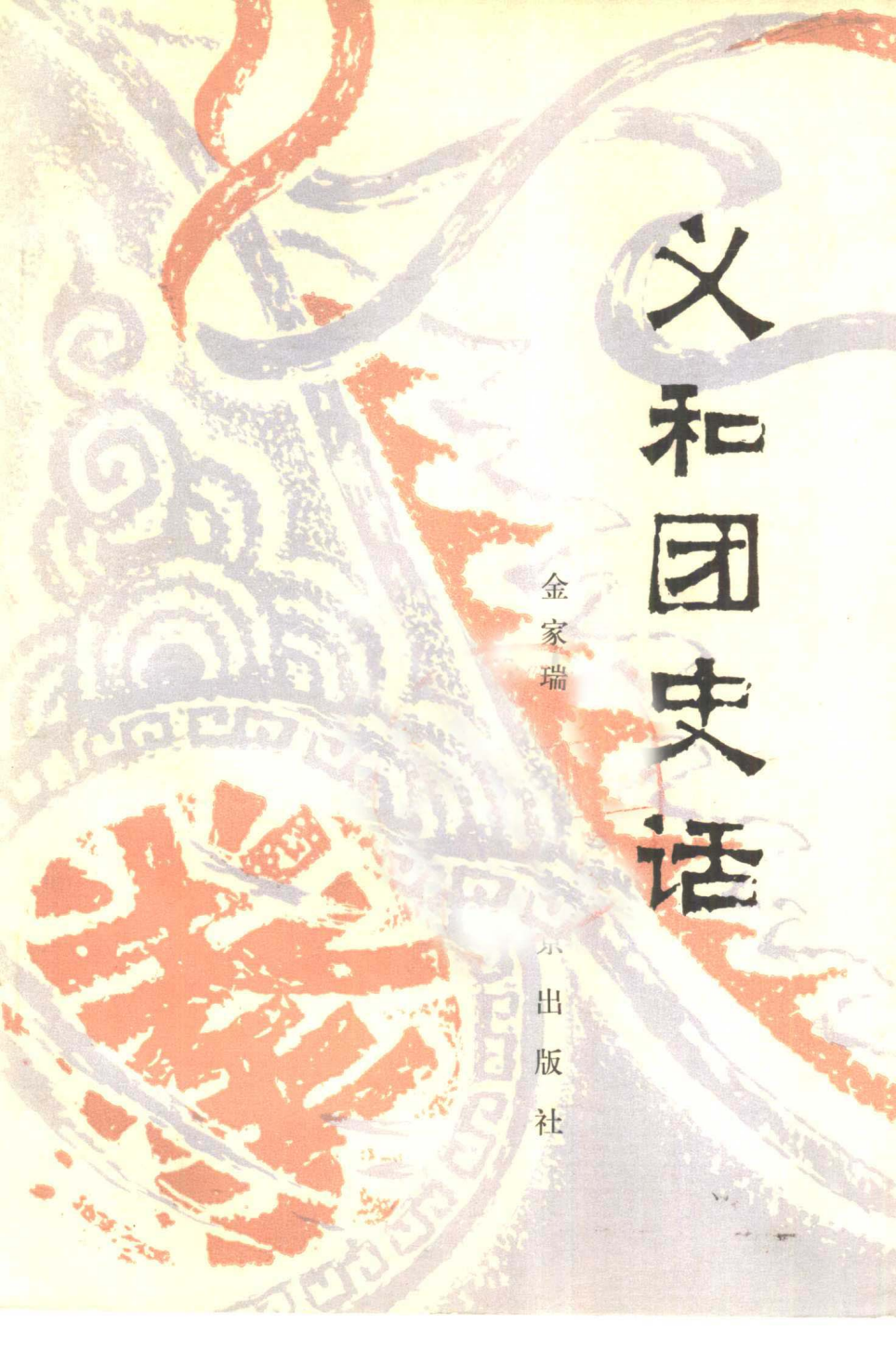




义和团史话

金家瑞

京
出
版
社

义和团史话

金 家 瑞

北 京 出 版 社

义和团史话

金 家 瑞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6,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书号: 11071·137 定价: 0.41元

目 录

一	腥风血雨，强盗开晚宴·····	3
二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11
三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21
四	义和团在战火中成长·····	31
五	直、鲁两省烽火遍燃·····	39
六	粉碎围剿，长驱向京师·····	48
七	廊坊大捷，挫败八国联军·····	56
八	显神威，火烧教堂·····	67
九	抒义愤，攻打交民巷·····	76
十	掘地道，爆破西什库·····	87
十一	数世间豪杰，巾帼有“红灯”·····	95
十二	曹福田奋取老龙头·····	104
十三	张德成巧摆火牛阵·····	114
十四	反帝怒潮席卷全国·····	122
十五	八国联军铁蹄践华夏·····	131
十六	义和拳民热血捍神州·····	139
十七	《辛丑条约》敲骨吸髓·····	150
十八	中国人民“扫清灭洋”·····	160
结语	丹心碧血，青史永垂·····	171

一 腥风血雨，强盗开晚宴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漫长的历史，缓慢地行进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向自己发展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大踏步地推进着。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各国尽管有过某些接触，但殖民的铁蹄在亚洲还很少进展。

固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俄罗斯殖民者正成群地拥到那片荒凉冷漠的地区。但是，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波斯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和地区，殖民主义者的脚步还只是刚刚踏进去，或者初步探测，或者立足未稳，局面有待进一步打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工业国家与旧的工业国家的竞争角逐。对廉价原料的提供地，对商品的推销市场，对投资的场所，一句话，对于最大限度超额利润的榨取源泉——殖民地的需求和争夺，把资本主义列强的贪欲燃炽到白热程度。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展开一场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

这时，在非洲，法国梦想建立一个从东到西的殖民帝国。而一直活跃在非洲的英国则妄图建立一个从北到南的殖

民帝国。这样，英、法殖民主义者中必须有一个让路。冲突的关键是在苏丹东部，包括尼罗河上游一带。英国，作为一八八二年以来统治埃及的强国，一直把苏丹看作它的势力范围。法国则主张苏丹应属于首先占领它的那个“强国”。因此，法国几支远征队出发了，于一八九八年首先占领苏丹境内的法硕达镇，在那里升起了法国国旗。两个月后，一个英国将军带了更多的军队赶到法硕达，在邻近的一个堡垒上升起了英国和埃及的国旗，并且命令法国人撤退。

英、法两国，一时之间剑拔弩张。法国当时在亚尔萨斯、洛林的归属问题上正与德国纠缠不清。因此，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法国作了让步，撤走远征队，把苏丹让给了英国，放弃了建立横贯非洲的殖民帝国的梦想。六年以后，一九〇四年，当英法协定达成时，英国也给了法国一些好处，默许法国统治非洲西北角，即直布罗陀对面的国家——摩洛哥。

不过，英国殖民者在非洲建立帝国的企图，也受到被侵略民族的抵抗。一八九九年，南非的布尔人对英宣战。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对英帝国展开游击战争，以致英国不得不增兵二十万到南非进行镇压。这一战争持续了三十一个月，直至一九〇二年五月，布尔人才被迫放弃独立。

那时非洲的地图看起来很像一床百衲被，大小不同的补丁，联成了奇怪褴褛的样式。它们是不同的国旗下的领土，大多数是被列强在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吞并的殖民地。当时，七个欧洲国家参加了瓜分非洲“黑大陆”的肮脏勾当。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亚洲，看看我们祖国当时的情

况。

一八三九年，英国用军舰和大炮敲了中国的大门，并强迫清政府部分地开放门户。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赔偿英国的“损失”，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口岸。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的门户开得更大，商埠遍及于沿海、内河和边疆。殖民主义的狼爪伸进了我国的脏腑。

一八八〇年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越英国而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前列。美国垄断资本家野心勃勃，开始了帝国主义的开拓。一八九八年，它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夺得了太平洋上的关岛和菲律宾。美国为了镇压菲律宾的独立运动，至少屠杀了六十万人。美国人斯考特·尼陵（Scott Nearling）说：“菲律宾对于美国的重要正与德国的胶州湾，英国的香港立于同等地位。”一九〇〇年一月九日，美国参议员波佛里治（Beveridge）发表演说时说道：“菲律宾群岛永远是我们的。……而中国的广大无限的市场就在菲律宾的后面，我们两者都不放弃。……我们不能放过那给我们在东方开辟前途的机会。”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赤裸裸地显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呢？波佛里治这番话使我们仿佛看到一幅历史的图画：入侵中国的跳板已经搭好，魔爪已经伸出，而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身躯，则毫无防卫地袒露在瓜分者的屠刀之下。

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帮凶和共谋下，一八九四年发动了甲午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了《马

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由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从日本手中“赎回”）；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是出卖朝鲜给了日本）；并且还要偿付二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商埠；日本船只可以在中国内河航行，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灾难又一次降临在我们的国土上。

现在，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中国的东北部。在那里，一只贪婪的黑熊正在蠢蠢而动。

俄国向远东的扩张，因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而日益加速起来。沙俄政府感到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为期不远，为了增强自己在远东的地位，以便乘机攫取更多的特权起见，它认为必须以最高速度加快横贯欧、亚两洲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一八九五年，当西伯利亚铁路修到贝加尔时，俄国政府内部对于这条铁路的继续修筑问题，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方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财政大臣维特的方案，即穿过中国东北领土直达海参崴，这就是中东铁路；同时还有一条支线，从哈尔滨往南直抵旅顺、大连，这就是南满铁路。维特强调，这个方案“应当从速下手，以便将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

沙皇批准维特方案以后，一八九五年八月，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派人到东北勘察线路。一八九六年六月，又借李鸿章赴俄庆祝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竟然采取行贿的卑鄙手段，以三百万卢布贿赂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一密约规定：在对日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可以进

出中国的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不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利用此铁路载运军队及军火。这样，俄国就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地位，同时使它的势力伸入到北满，并为进一步侵略整个满洲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帝国主义强盗们瓜分中国的“筵席”摆设起来了。他们手里的刀叉飞舞，嘴角里鲜血淋漓。

德国，这个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来到“筵席”前时，席位已经被占光了，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它的兴致和野心。德国首相俾斯麦通过战争，用铁和血的手段获得了一八六四年对丹麦的胜利、一八六六年对奥地利的胜利以及一八七〇年对法国的胜利。强加于法国头上的一八七一年的条约，又给德国带来了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和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领土。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俾斯麦把德国商人和传教士已经立下标桩的非洲若干地区置于德国的控制之下。一八九〇年，俾斯麦虽被免职，但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却更加颂扬军国主义，宣称“是军人和军队，而不是国会的多数，建成了德意志帝国”。这个德意志帝国的新主宰者在一八九〇年以后，迅速扩大了德意志在非洲的殖民帝国，侵占了太平洋中某些岛屿，并且向中国踏进侵略的铁蹄，来寻找他的立足点了。

法国历史学家特里沃（J.E.Driault），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的《论列强与分割世界》一章内，写过这样一段话：“近年来地球上所有可以自由占据的土地，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基础上

已经发生了许多冲突和势力的变动，这些冲突和变动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的势力范围的变动。大家都得赶急来干，因为凡是没能及时争得一份的国家就会永远得不到它应得的一份，就会不能参加下一世纪（即二十世纪）主要事实之一的大规模剥削世界的事业。所以近来全欧和美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领土、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

这段话为我们总结了前面所有的叙述，并且为我们下边的叙述作了前导。十九世纪末由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冲突和世界局势的变动所预示的是什么呢？那“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的势力范围的变动”又是怎样的呢？

甲午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台湾岛，假如不是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对，它还会侵占辽东半岛。这给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阵营带来了巨大的波动。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已不能满足于经济权益的一般竞争，而是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变成瓜分中国领土，直接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殖民地的争夺。缺口已被日本打开，欧洲的列强们紧接着就分别下手，开始了在中国攫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向中国投资的大竞争。

这时候，帝国主义强盗们满是血丝的眼睛里，射出了一道道的凶光，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异常激烈。他们生怕某一个国家，例如俄国或日本会抢先用武力单独吞并中国；更怕中国内部再发生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起义，阻碍他们瓜分阴谋的进行。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的行动中，个个都争先恐后，迫不及待。

首先是德国。德国驻北京公使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要对创造进攻的借口特别加以注意”。德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底尔匹兹（胶州湾事件时任海军大臣）则早选中了山东沿海的胶州湾。为了制造侵略的借口，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天主教山东教区主教、德国大特务安治泰（Anzer）差遣两个德国传教士跑到钜野县去搞一些鬼鬼祟祟的勾当，被当地群众发觉。在双方冲突中，传教士被杀死。这就是所谓“钜野教案”。根据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表的外交部机密文件透露，当时安治泰表示：“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是从各方面看最有发展的根据地”。他赶赴柏林，亲自向德皇威廉二世说：“这是德意志帝国在亚洲取得地位恢复威信的不再来的时机了”。一席话说得威廉二世心花怒放。



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立刻兴高采烈地宣布：“现在我们有充分借口用强硬的话来和中国大人先生们开始谈判，并利用这些情况来要求割让领土，以便建立舰队所需的煤栈和港湾。”紧接着，十一月十四日，威廉二世借口保护教士，派军舰登陆，强占了胶州湾。第二年三月，清政府被迫同德国签订屈辱的条约。德国获得“租借”胶州湾沿岸和青岛九十九年的权利，还得到在山东境内的筑路和采矿权。

德国的占领胶州湾，影响了俄国的利益。但事实既成，俄国却又无可奈何，因此很快地由反对而变为效法德国的办法。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俄国舰队在旅顺下锚。第二年三月，俄国就和清政府签订“租借”旅顺和辽东半岛的条约，同时得到建筑由旅顺到哈尔滨的铁路以与中东铁路衔接的权利。

英国为了阻止俄国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俄国占领旅顺后不到一个月），向俄国政府建议瓜分中国。紧接着，英国出兵占领了山东北部海岸上的威海卫，从而得到一个接近北京的据点，并可借以与俄国所占的旅顺抗衡。英国还要求扩大英国船只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也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富庶的长江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同时，英国又向清政府要求，当英国继续占列强对华贸易的第一位时，必须继续以英国人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从而得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财政大权。

法国这时也向清政府取得了在云南境内筑路和开矿权，并且借口俄国“租借”旅顺，也“租借”广州湾作为军港，为期九十九年。

美国曾经准备投资建筑芦汉铁路，但后来被比利时争去

了。一八九八年，美国向直隶总督王文韶等行贿，终于攫取了投资兴修粤汉铁路的权利。由于美国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所以一时未能在中国划分到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列强虽则同席宰割中国，然而吃饭的惦记着黄河鲤鱼，饮酒的想着挂炉烤鸭……嚼着、咽着，眼睛还不时瞟着四周的同伙。同席异梦，各怀鬼胎，在中国的利害冲突使得他们相互间矛盾异常尖锐。但由于暂时的势均力敌，互相牵制，彼此间又不得不达成一定谅解。一八九八年九月，英国承认德国在山东和黄河流域的权利；德国也承认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的权利。一八九九年四月，英、俄两国关于投资铁路建筑地区的划分也达成协议：英国不在长城以北谋求铁路“租借权”，并且不阻止俄国在这一地区取得“租借权”；相对地，俄国对长江流域也承担同样的义务。

即使这样，矛盾也不能根本解决。英国害怕俄国势力在远东进一步加强，就利用日本反对俄国。在英国的怂恿与支援下，一八九八年，日本恢复了在朝鲜的优势，从而挟制了英国远东主要劲敌俄国。日本还逼使清政府声明，福建及其沿海岛屿永不让与别国。

这样，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部分领土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英国占有长江流域平原及两广的一部分，俄国取得东北，德国据有山东，法国获得云南和两广另一部分，日本则据有福建。此外，列强在我国争夺铁路建筑权的结果：英得二千八百英里，俄得一千五百三十英里，德得七百二十英里，比得六百五十英里，法得四百二十英里，美得

三百英里。同时，它们分别取得在铁路沿线进行经济掠夺的特殊权利。这样，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但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利害关系互相交错，远远比它们在非洲的矛盾复杂得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分割中国可能引起中国人民拼死反抗；因而当帝国主义列强摆开“筵席”的时候，保留清朝政府以充当厨娘兼侍女，就成为它们共同的策略。这一则可以假手于它搜刮中国人民的膏脂，来调配菜肴羹汤；二则用它跑前跑后，上菜斟酒，确保各位就餐者的需要和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

腐朽堕落的清政府一次次地被列强打败，也就一次次地卖身投降。赔款造成了国库如洗，于是只有向洋主子讨钱借债；而债台高筑又更使得它奴仆的地位越陷越深。违抗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危及自己的生存，使得它更加对外一切屈服。列强从清朝政府那里不断地得到割地和赔款，并通过开放门户，进行经济侵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就更加不能轻易扔掉这个“筵席”上不可或缺的厨娘和侍女了。

我们美丽富饶的祖国，就这样成为砧板上的鱼肉，被清朝统治者按持着，一任帝国主义强盗们宰割吞噬，以饕其馋吻。

二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以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为发端，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大祸，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严重的时局，一方面促成了中国社会上层官绅士大夫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下层人民则奋起抵抗、救亡图存。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和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接踵而起，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救亡斗争。

戊戌变法，以康有为及其同志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个运动强烈地表现出爱国主义的性质。但是，康有为等人局限在上层社会小圈子里，不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仅只争取和利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以为仿效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就能够实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同时，他们又以为不用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就可以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顺便也就解决了中国的独立生存问题。这对于一个维持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如今又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开始变法，先后发布数十道改革命令。由于缺少推行命令的实际力量，他们只能握笔起草上谕，搞秀才改良。尽管这些

命令是以保护封建统治为前提，大都含有妥协的性质，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仍然百般阻挠。他们“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暗地里调兵遣将，待机扼杀维新运动。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囚禁了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军舰保护下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则惨遭杀害。中央政权完全落入顽固派手中。变法历时一百零三天而告终，史称“百日维新”。

政变后，慈禧想用谋害或废立的办法除掉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但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屡屡阻挠而一直不能成功。为此，慈禧对自己的洋主子虽然也不无愤懑之情，但充其量也只是背后诅咒一番罢了。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的这句“名言”，虽是两年以后才讲出口来，但酝酿却绝非一时了。顽固派政治上的极端腐败，使得慈禧一伙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愈益投靠帝国主义。

清朝政府上上下下都已经腐朽不堪。中央政府里，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在在皆是。比如慈禧的亲信荣禄，一入军机处，便将许多重要职权抓到手中，公开卖官鬻爵。外交方面，由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备受舆论谴责，被调任两广总督以避风头。继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是一丘之貉，同样是个媚外的奴才。在他主持下的外交，对帝国主义的敲诈勒索更是无条件地照办，不敢有丝毫犹豫。再加上朝廷中太后对皇帝的迫害，顽固派对维新派的倾轧，就更削弱了这个政权的统治能力。官场上处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明争暗抢；享特权，多多

益善；图私利，择肥而噬。以慈禧为首的各级统治者皆是衣冠禽兽，把个中国社会搞得乌七八糟。社会上流氓、骗子、赌徒、讼棍、泼皮、捐客等等狼奔豕突。在慈禧一伙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在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中，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食糠茹草，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

不但如此，帝国主义强盗又残暴地把铁蹄践踏到他们身上。德军一八九七年冬强占胶州湾以后，德国侵略者就强筑胶济铁路，并开掘铁路两旁三十里以内的矿藏，从而使铁路成为经济榨取的吸血管道。在胶济铁路建筑过程中，山东人民更遭受到难以容忍的暴戾欺压。

例如，胶济路局在高密县地势低洼的地方修筑路基，不肯建造桥梁涵洞，阻塞了泄水的渠道，使大片良田变成一片泽国。当地农民找他们设法解决，修铁路的德国员司拒不理睬，蛮横地继续往前钉桩。农民们不能眼睁睁地坐视良田被淹，于是奋起反抗，把路桩拔掉。双方发生冲突，驻胶州湾的德国侵略军竟悍然开到高密县，开枪打死农民二十余人。这并不算完，德兵还盘踞高密不肯撤走，要挟县令凑集白银三千四百余两赔偿路桩及军费，才答应罢兵结案。

由于铁路经过地区农民不愿意迁离自己的家园，路局就一再使用暴力。德国军队为了驱逐当地居民，在兰山（今临沂）县竟然放火焚烧了许多村落，使得大批农民无处栖身。此外，他们在日照和高邑等县，也随便开枪伤人害命。帝国主义强盗简直视中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啊！

农田、家园乃至生命，完全失去了起码的保障。这一切发